

《新安縣志》中的香港史料

《新安縣志》對香港研究的首要意義在於界定古代香港的地理範圍。縣志揭示了香港古代聚落的分佈，記錄了當時的香港居民的活動場所。康熙《新安縣志》〈地理志·都里〉中“五都”和“六都”兩個行政分區 225 條村莊中，超過一百條屬於香港村莊。清嘉慶時期屬於官富巡檢司管轄的 300 個本地村莊之中，約三分之二在今日香港境內。同一時期歸官富司管轄的 194 個客籍村莊之中，超過二分之一位於香港。

上述關於村莊的分佈是《新安縣志》中極有價值的部分，有助於提供文獻上的證據，說明今日香港原居民村莊的早期面貌。從村莊的分佈也可以看出明清兩代香港地域的人文地理發展狀況。簡而言之，英佔香港以前香港地域的人文活動主要集中在今日新界的地方，香港島和九龍半島只有較少的村落。因此，《新安縣志》又可以說是研究新界歷史的主要歷史文獻。

除了村落的分佈，明清兩代的香港人生活狀況，也可以從《新安縣志》中的經濟史史料中略知一二。嘉慶《新安縣志》卷一有氣候的記錄，說明香港古代天氣一如今日，燠熱的時間多而寒冷的日子少。夏天經常有颶風，沿海居民飽受其苦。同卷有風俗篇，展示明清時期的香港農村面貌；崇尚簡樸實用，不好文飾淫巧。其中某些細節以今日的目光看來別具趣味。例如婚姻以檳榔過禮；生病寧求鬼神而不就醫；夏至屠狗；冬至宰鴨等。卷二〈輿地一·墟市〉中列出圓朗墟、石湖墟、大步墟、長洲墟等墟市，反映出今新界地區在清朝嘉慶年間的商業發展狀況。可以想見當時的村民按一定的墟期，從居住的村莊去到這些商業中心進行買賣。這種頗費周章的消費行為，實非今日生活在高度商業化都市的香港人所能想像。



導讀

卷二〈輿地二·物產〉部分詳列新安縣地域出產的農作物和水產，其中沙田的瀝源和大嶼山的沙螺灣盛產香木，是香港別具特色的物產。香港一名的由來，其中一種說法就與香木的栽種和製香業的發達有關。除了香木，香港還有鳳凰山盛產茶葉。另外更有一種“出於杯渡山絕壁上”的茶葉，品質極佳，類似唐代的貢品“蒙山茶”。香港的居民雖然以漁農為業，但其中少數望族仍然堅守詩禮傳家的祖訓，十分重視族中子弟的教育。新界望族鄧族的祖先鄧符協是北宋熙寧年間（1068—1077）進士，嘉慶《新安縣志》卷四〈山水略〉記載了“宋鄧符築力瀛書院，講學於其下”的雅事。力瀛書院的創設居然比廣州禺山書院、番山書院等廣東名校還要早一百多年，可見香港早期並非全然為簡單的漁村農村面貌，其中不乏有識之士興學育才，不甘與中土文化制度脫節。鄧氏有後人鄧文蔚，不但高中進士，更回鄉參與編修康熙二十七年的《新安縣志》，是本地子弟學以致用的表率。

此外，《新安縣志》亦有不少香港古代軍事史史料。清朝初年，清政府曾強令沿海居民內遷五十里，香港地區相信全在遷界範圍之內。康熙七年（1668）復界時，為加強海防，曾在新安縣沿邊踏勘，設置墩台二十一座。從嘉慶《新安縣志》卷十一〈經政略·兵制〉看，其中至少有屯門墩台、九龍墩台、大埔頭墩台及麻雀嶺墩台四座在今日香港地區。同卷亦載有嘉慶年間在今日香港地區設置的九龍汛、大嶼山汛、東涌口汛、紅香爐汛等營汛，以及大嶼山砲台、九龍砲台等砲台。同書卷四〈山水略·山〉中亦記載了赤柱山上曾經“有兵防守”。綜而觀之，香港水域東南西北所有的重要位置都在復界後佈防。不過，這些海防設施雖然是守土衛國的重要憑藉，但實際的作用卻往往在於防禦海寇在沿岸地方劫掠。嘉慶《新安縣志》就有〈防省志·盜寇〉以專門記載明清時期海盜肆虐新安沿海的情況。其中在嘉慶年間，有大盜郭婆帶的船隊在“大嶼山赤瀝角等處”結集，新安縣知縣鄭域輪馬上“親率繒、漁各船往剿”。這場發生於大約二百年前的海戰，位置就在今日香港國際機場一帶海面。這說明古代海盜橫行於香港水域

之中，還要驚動本地的行政長官親自帶隊清剿，可見海上治安不靖對當時香港社會影響之大。

《新安縣志》除了記錄新安縣的人、事、地、物，也保留了不少重要的地方文獻，對重構香港歷史有重大幫助。這些文章中最為重要的首推康熙《新安縣志》〈藝文志〉中北宋蔣之奇所撰的〈杯渡山紀略〉。蔣之奇是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進士，曾任廣州知府，熟知廣東一帶海防形勢。

〈杯渡山紀略〉指出“所謂屯門者，即杯渡山也”的事實，確認唐史所述屯門地處今日香港青山一帶，而非深圳的南頭。事實上蔣之奇所記的屯門不但與《新唐書》記載的“屯門鎮兵”等文字吻合，更補充了《新唐書》未有述及的細節和發展，是地方志作為“國史羽翼”的好例子。

〈杯渡山紀略〉的重要性其實不止於屯門一地的由來，這篇文章也是探索香港早期宗教史和文化史的重要文獻。蔣之奇引《高僧傳》故事，透露了杯渡禪師南來屯門駐錫的端倪，又指出五代時已經有人建杯渡像供奉。此文是最早提到杯渡禪師在香港活動的文獻，可見五代時杯渡禪師在本地已經享有崇高的地位。五代去唐未遠，宗教及文化傳播亦有其漸進過程，因此可以推斷杯渡禪師在本地受到重視，至少可以追溯到唐代。兩種縣志均成書於清代，其中記有杯渡山、杯渡岩、杯渡井、杯渡石柱等內容，可知杯渡禪師自唐至明清兩代，早已經成為香港一地的宗教象徵，對近代本地傳統宗教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

嘉慶《新安縣志》卷二十二〈藝文志·奏疏〉中收錄明朝尹瑾〈敷陳海防要務疏〉，詳細說明明朝廣東東部狀況並提出具體海防措施，是研究香港明朝海防史的一篇極重要的文章。同卷收錄清朝王來任〈展界復鄉疏〉，陳說遷界之弊及復界之利；結果成功說服康熙皇帝取消遷界令，使香港得以恢復生機，是改變香港古代歷史發展的一篇關鍵文章。同卷〈藝文志·條議〉收錄新安地方長官就當地問題向上級官員



導
讀

奏呈的議論文章，可以窺見古代香港社會發展的點滴概況。其中有元朝地方長官張惟寅的〈上宣慰司採珠不便狀〉，力陳採珠有損民力，無益國家，建議禁廢。結果元朝政府採納建議，於延祐六年（1319）停止在香港水域採珠。另外，嘉慶《新安縣志》卷二十三〈藝文志·記序〉收錄的陳文輔〈都憲汪公遺愛祠記〉和祁敕〈重建汪公生祠記〉，更是研究明正德初年中葡屯門海戰的重要史料。這場發生於明正德十六年（1521）的中葡屯門海戰是中國和西方國家之間的第一場戰爭，比起1652年爆發的中俄雅克薩戰役早了百多年；比起發生在1662年而被西方史家稱為“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的台灣熱蘭遮城之戰也早了大約一個半世紀，而且比鴉片戰爭更早了超過三百年；是中西關係史上別具意義的一章。中葡屯門海戰的結局轉折造成葡萄牙人與澳門爾後幾百年的因緣。

嘉慶《新安縣志》保留了雍正皇帝幾道有關閩、廣地方政事的上諭。其中一道上諭批評福建、廣東兩地官員不諳官話，以致在朝上君臣之間無法正常溝通，下令改善。這說明當時華南地域獨特，以致其方言難以在其他各地通行。二百多年後香港回歸祖國，香港人的廣東話依然無法流通於內地。今昔之間地緣特徵居然一脈相承而見載於方志，實在有趣。

結語

《新安縣志》是清朝華南地域一個面積較小的行政區的實錄。它的編纂規模較為簡單，不能和清代同時的其他地方志相比。不過，《新安縣志》始終是與香港地域早期發展最直接有關的地方志，其中包含大量香港和深圳古代史的材料，不但可以從中探索兩地的歷史，也說明了兩地同源一脈，在種族及文化上一體共生。事實上本地人對《新安縣志》的纂修也作出不少貢獻。上文提到的錦田人鄧文蔚就是康熙二十七年《新安縣志》的主要纂修人；嘉慶年間另有錦田人鄧英元、鄧英華、鄧大雄等曾贊助編修嘉慶二十四年的《新安縣志》。因此，《新安縣志》對香港而言自有其珍貴的開創意義，與今日香港修志一脈相承。

劉智鵬 劉蜀永

嶺南大學

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



凡例

凡例

1. 本書所據《新安縣志》乃本地通行版本，康熙《新安縣志》為清康熙二十七年戊辰（1688）刻本；嘉慶《新安縣志》為清嘉慶二十四年己卯（1819）鳳岡書院刻本，並無參校其他版本。

2. 本書所選《新安縣志》內容主要是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範圍內的史料，另外適量選輯與香港間接有關的內容，以展示香港於新安縣範圍內的地位和作用。

3. 本書選編上述兩種《新安縣志》中香港史料，目的在增廣流通，以方便對香港古代史感興趣的讀者查閱。選本為原文加上標點，並訂正原書錯別字。在不改變原文面貌的原則下，原書所用異體字一律改為常用字。

4. 本書除選載嘉慶《新安縣志》地圖外，亦增補明清時期與香港有關地圖，以方便讀者查閱香港地理形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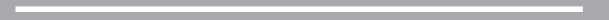
目 錄

導讀	xiii
凡例	xxiii
一、建置	1
沿革	2
官富巡檢司建置	11
村莊	12
官富司管屬村莊	16
遷界與復界	26
二、環境	29
山水	30
氣候與月令	36
物產	40
災異	53



三、經濟	57
田賦、鹽課、魚課	58
墟市	61
津梁	62
四、軍事	65
兵制	66
軍事機構	68
軍事設施	69
海防	72
屯田	74
五、社會與文化	75
人口	76
風俗	79
教育	82
名勝古蹟	85
寇盜	89
六、人物	91
職官表	92
名人	100
七、藝文	115
附錄 《新安縣全圖》(1866) 中的香港新界村莊	179
後記	205

一、建置



三國	博羅縣。
晉	東官郡，治寶安。
宋	寶安縣，屬東官郡。
齊	寶安縣，屬東官郡。
梁	寶安縣。天監中改東官為東莞，仍領寶安。
陳	寶安縣，屬東莞郡。
隋	寶安縣，屬廣州。開皇九年，省東莞郡，以寶安屬廣州。大業三年，廢廣州總管府，屬南海郡。
唐	東莞縣，至德二年改屬廣州都督府。
五代	東莞縣，屬興王府。
宋	東莞縣，屬廣州都督府。
元	東莞縣，屬廣州路。
明	新安縣，萬曆元年，以東莞縣守禦所置，屬廣州府。

國朝因之。康熙五年，省入東莞縣。八年復置。

考附

《尚書·堯典》：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

《尚書·禹貢》：聲教訖於四海。(疏)：揚州曰淮海。惟揚州，則是揚州之境抵於南海。

《通歷》：定南海為藩服。周武王十三年

《漢書》：趙佗改南海為南武。高祖十一年置南海郡。武帝元鼎六年

《地理志》：南海郡縣六：番禺、博羅、中宿、龍川、四會、揭陽。

按：邑本番禺地，至漢隸於博羅，皆屬南海郡。

《晉書·地理志》：番禺縣屬南海郡。成帝分南海，立東官郡。

按：晉咸和六年分南海，立東官郡，領縣六，首寶安。而晉《地理志》載成帝分南海，立東官郡，不詳何年及所領縣。今從《宋書·



一、建置

州郡志》補入。

《宋書·州郡志》：寶安縣屬東官郡。

《隋書·地理志》：寶安縣屬南海郡。

《唐書·地理志》：東莞縣屬廣州都督府。至德二年改寶安為東莞縣。

《宋史·地理志》：東莞縣屬廣州都督府。

《元史·地理志》：東莞縣屬廣州路。

《明史·地理志》：新安縣屬廣州府。

洪武廿七年置東莞守禦所，萬曆元年改為縣。

《大清一統志》：康熙五年省，新安入東莞。康熙八年，復置新安縣。新安縣屬廣州府。

府志載：《晉書》：“穆帝永和元年，置永平、新寧、新安三郡。”《地理志》：“哀帝太和中，置新安郡。今廣州屬有新安縣。”《明史》雖無“舊曾為郡”之文，然由南海、東莞、新寧諸縣推之，疑即昔之郡改置。《晉書·地理表》內無此郡，惟於志末復著“太和中置新安郡”一語。《宋書·州郡志》亦無新安以何地置，領縣幾何，後於何時廢，或省入何郡，或更置何縣。抑今之縣是否即昔之郡，皆不可考。故今於新安，表、考皆闕而不書云云。惟查寶安自晉隸東官郡，自唐改東莞縣，自明以東莞守禦所置新安縣。《東莞志》載：“邑在晉為郡治。舊城在石子岡。即城子岡，今新安縣治。唐時徙於到涌。”據此，則今之新安縣地，即古之東官郡地。《東莞志》纂自元皇慶初，明經五修其說，似為有本。而新安郡之說，究無可考，亦存而不論可矣。¹

(嘉慶《新安縣志》卷一〈沿革志〉)

1 羅香林教授曾對嘉慶《新安縣志》中“漢隸於博羅”的說法表示異議。他認為，東莞縣東北隅與博羅、增城二縣相接，漢時曾屬博羅管轄，自是事實。然而，其縣西南各部則不屬博羅管轄，仍屬番禺縣管轄。參見羅香林等：《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香港前代史》(香港：中國學社，1959年)，17—18頁。

疆域

邑地枕山面海，周圍二百餘里，奇形勝蹟，不一而足。而山輝澤媚，珍寶之氣萃焉，故舊郡名以寶安。明萬曆改元，剖符設治，始名新安，取其“革故鼎新，去危為安”之義。國朝因之，而名不易焉。撰輿圖志。

按：新安本晉東官郡地，東控歸善，西抵香山，北連東莞，層巒疊嶂，屏衛環列。東六十里曰梧桐山，二峰嵯峨干霄，為邑巨鎮；一百里曰九頓山；一百二十里曰大鵬山，由羅浮逶迤而來，勢如鵬然；一百三十里而遙曰陶娘山。東南五十里曰大帽山；七十里曰馬鞍山；八十里曰梅沙尖。南七里曰南山，則舊郡朝山也；二十里曰杯渡山，南漢時封為瑞應；與杯渡對峙，曰靈渡山，宋元嘉，杯渡禪師卓錫處；七十里曰官富山；百里曰梅蔚山，宋景炎帝行在所也。北三十里曰陽台山；八十里曰寶山，亦名百花林。東北六十里曰大平障山。西北四十里曰茅山；五十里曰參里山；曰鳳凰岩；曰大鐘山。西八十里曰虎頭山，屹峙中流，昔宋帝舟次於此。海中諸島曰合瀾洲，曰龍穴洲，曰大奚山。其嶼峒三十有六；曰零丁山，其下即零丁洋也，宋丞相文天祥曾經此，有詩。曰老萬山；曰南亭竹沒山；曰獨鰲洋，有飛瀑，若從天而下。凡滇江、端溪諸水，會珠江，屈折百餘里，至蛇犀合龍江，經虎門，匯分流湖，澎湃而注之東焉。新安環境如斯，誠一鉅觀也哉！然其形勝之所繫，內則鞏省城之金湯，外則絕邊倭之窺伺。撫茲邑也，登眺遠望，惕〔惕〕然有綢繆牖戶之思，寧不覽輿圖而有裨哉。

（康熙《新安縣志》卷一〈輿圖志·縣境圖、縣城圖〉）



嘉慶《新安縣志》附圖

邑地廣二百七十里，袤三百八十里。舊志²謂廣九十里，袤一百餘里，誤。

東至三管筆海面二百二十里，與歸善縣碧甲司分界。舊志謂東抵旱塘凹八十里，誤。

西至礮石海面五十里，與香山縣淇澳司分界。舊志謂西抵香山縣界十里，誤。

南至擔杆山海面三百里，外屬黑水大洋，杳無邊際。舊志謂抵佛堂門，誤。

北至羊凹山八十里，與東莞縣缺口司分界。舊志謂北抵蓮花峰六十里，誤。且蓮花峰偏於西北，亦非正北方。

東北至西鄉凹山一百五十里，與歸善縣碧甲司分界。舊志謂東北抵羊凹山九十里，誤。

西南至三牙牌山一百二十里，與香山縣澳門廳分界。舊志謂西南抵香山寨，誤。

西北至合瀾海面八十里，與東莞縣缺口司分界。舊志謂西北抵虎頭門，誤。

東南至沱潭山二百四十里，與歸善縣碧甲司分界。舊志謂東南抵平海守禦所，陸路一百五十里，誤。

按：新安形勢與他處海疆不同。蓋他處地以抵海而止，而新安則海外島嶼甚多，其下皆有村落，固不能不合計海面，而遺居民於幅員之外也。且以四至定縣治，不能以縣治定四至。故須統計海洋，開方畫界。舊志但即縣治陸地而論此，四至八到皆不足憑。即以正南言之，舊志謂抵佛堂門，而佛堂外如蒲台、長洲、大嶼山、擔杆山各處居民，竟不得隸於新安版圖乎？府志亦謂新安南抵海四十里，而新安縣城外即海，則至海四十里之說，亦誤。今就現在形勢，合計海陸，

2 嘉慶《新安縣志》所指“舊志”乃康熙《新安縣志》，下同。至於康熙《新安縣志》中所指“舊志”，一般會於文中標示舊志名稱。

酌定里數，而海面則以極盡處之山為止。再縣境東長西縮，東南寬而西北狹，縣城實偏於西北。舊志〈縣境圖〉將縣城繪列中宮，亦失方位。茲皆改正，庶幾疆域井然，而隅不致舛錯矣。

邑由城至府二百四十里，上至京八千餘里。

（嘉慶《新安縣志》卷二〈輿地略·疆域〉）



一、建置